

我坐在小溪边，凝视着一片草叶。草是那样翠绿，它的边缘锋利，但中间是柔软的。我凑近一些，摘下一根绕在手指上摆弄起来，不禁浮想联翩。我在区立学校上学的时候，学过物质的结构。细胞数以百万计，分子数以十亿计，原子数以万亿计，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但都依赖宇宙间的其它物质而生存。难道这片草是宇宙间偶然出现的东西吗？也许是什么偶然的机缘，使这片嫩草得以出现吧。大到不停运转的银河系，小到唧唧鸣叫的蟋蟀，都存在于天地间。这一切，我不曾想过，或者，更准确说我不曾深切地感受过。

我躺在草地上，带着敬畏仰望着晴空。那缥缈的白云，像优美的天鹅一样，从我的头上掠过。太阳像战无不胜的勇士，从这个地平线慢腾腾地迈向另一个地平线。我一骨碌坐起来，面向东方的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际，陷入沉思。传说遥远天边的高山上有一座“智慧城堡”，修建这座城堡的是一位国王。据说，这位国王是从古到今最睿智的人，他发现了人类存在的目的。

我是在村里的篝火旁听到关于这座城堡的传说的，有一位年纪最老的长者讲了这个故事。他说，过去，有一个陌生人路过我们这里，他的名字早已忘记了，但他的模样还记忆犹新。他年纪已经很大了，长着很长的灰白胡须，脸上、手上和脚上有许多小疤痕。老人不记得这个陌生人是什么时候来的，也许是几百年以前吧，但他的确知道此人访问过“智慧城堡”。我从草地上站起来，拿着一捆木材，回到村里。晚上可能有篝火，我想再听听关于陌生人的故事。

每当新月的夜晚，村里就燃起篝火，大家围着篝火，畅所欲言充满和谐的气氛。在我眼里篝火是个神圣的场合，老人们讲些古老的故事。这些故事很有教育意义，鼓励我们好好做人，愉快地生活，要勇敢，不要做胆小鬼。

那晚的篝火是以传统的方式开始的。先是点燃一些树枝树叶，然后把一捆一捆的稻草递给孩子们，让他们丢进篝火中。他们兴高采烈地依次把燃烧着的稻草放在用干树叶干树枝围成的篝火圆圈的

边缘。树叶开始冒烟，噼啪作响，火舌扑向圆圈中心的那一大堆木材。从点燃树叶到形成熊熊大火，还有一段时间。这时，人们总是谈笑风生，逗趣作乐。老头儿们坐在圆圈的一边，抽着烟斗。老太太们坐在另一边，重复着从邻村听到的轶事逸闻。年轻的恋人们手挽着手，亲密地依偎在一起，用梦幻的眼神凝视着跳动的火苗。孩子们在人群的周围玩耍游戏。这是我在新月之夜最喜欢去的地方，整个村庄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当篝火烧得最旺的时候，不时发出噼啪的响声，火苗直冲云霄。这时，我们的长者向鼓手发出信号，鼓手在一块掏空了的、裹着兽皮的巨大圆形木头上敲打起来，开始奏起欢快的歌曲。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不是儿童，但也不是成年人，我算是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一个。我们围着篝火，开始了舞蹈。我们跺着脚，随着鼓的旋律左右摇摆。我们跳着、跳着，成年人也参加进来，接着，儿童也加入我们的行列，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跟着我们翩翩起舞，除了几个年纪太大的老人抱着婴儿在一旁观看。

舞蹈结束时，我们都精疲力竭，又渴又饿。火焰已经减弱，但圆圈中心的火苗仍然燃烧着。七八个壮年男子去取来新宰杀的几头猪，把它们悬挂在

长竹竿的中央，竹竿的两端固定在圆圈边缘的支架上。当猪肉在火上烧烤的时候，香味四溢，让人垂涎三尺。人们用木杯和木碗传递着果汁，我像从沙漠里来的人一样贪婪地喝着。当猪肉烤好的时候，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时，我开始犯困，但是，正当我要打盹的时候，讲故事开始了，我的睡意一下子全没有了。我睁大眼睛，坐得笔直，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每一个字。

老人们用诗一般的语调讲述着。他们往往闭上眼睛，想象着古代辉煌的日子，把他们的全部感情倾注在他们的声音里。他们讲的故事使我惊奇不已，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们的真实性。他们讲到马波如何历尽艰险，去遥远的西方取回永不熄灭之火。他们谈到狩猎的英勇事迹：村里的男子杀死了上千只狮子，用它们的皮做外套，从而使狮子的可怕祸害在这块土地上永远绝迹。他们叙述了蒂努斯王子在白山一带的冒险故事，他从那里带回了最宝贵的财富，即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给王子当了顾问，在我们的家乡建立了一些区立学校。

儿童们早已呼呼大睡。我的朋友们变得坐立不安。当讲故事的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站起来。在两个故事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间歇时间，以便让人们好好消化故事的内容。有时也有人（但绝不

是未成年人）要求讲一个他喜欢听的故事。我知道，我接近于破坏这个传统（也许我正在破坏这个传统吧），所以当我讲话的时候，我始终低着头。

我的声音很低沉，我颤抖地说，“老人家，我想听听从‘智慧城堡’来的那个陌生人路过我们村里的故事。”我坐到鹿皮毯子上，等待回答。很长时间的沉默。我没有抬头，但我透过篝火余烬的闪光朝老人们坐的地方瞥了一眼。他们彼此窃窃私语，面部表情很严肃。我担心，由于我轻率失礼，我可能要受到惩罚。

村里其他的人也开始悄悄地说些什么。他们坐得笔直，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听见“大火圈”周围传说着我的名字，那说话的语调酷似风吹草叶的响声。我又尴尬、又害怕，几乎瘫在那里。一个年纪最大的长者坐在一堆兽皮上，旁边放着他的拐杖。这时，他颤颤悠悠地拄着拐杖站起来，摇摇晃晃，最后总算保持住平衡。看到他，我不由得想逃往森林里。

我惊讶地听到，他轻轻地叫唤着我的名字，声音里充满了柔情。

“伊莱亚斯，”他说，“你开始有点儿男子汉的气概了。你将在一个月之内穿越‘勇敢之林’，那时你就更懂事了。你的长矛的风格是你爸爸铸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从你幼年时期到现在，你的知识逐渐增加，也变得越来越聪明。蒂努斯王子的顾问建立了‘国王大学堂’，每年每个村子里有一个年轻人被允许到那里念书。我们已经选定你作为我们村子的代表进‘国王大学堂’，但是，你今晚提出的问题老人们十分关切。过去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这个陌生人的情况，了解他在‘智慧城堡’看到的东西。你要求听听这个故事，说明你也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伊莱亚斯，是不是？”

我觉出我的鲁莽，不过，人家并没有谴责我。

“是的，老人家，我的确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你是不是说,你想了解全部情况?”

我更加感到我鲁莽了。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我。

“是的,老人家,我想了解全部情况。”

“你是想了解你自己和万物存在的目的，是不是这样,伊莱亚斯?”

我感到，我的心思完全暴露了。

“的确是这样,老人家。”

“伊莱亚斯，”他说，“那个陌生人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热爱那个创造世界、哺育万物的神灵，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得愉快。自从我出生以来，老人们就凭记忆，以这样的精神教育全村

人。这个，你已经知道了。”

“是的,老人家,我知道了。”

“你还需要更多地了解些什么呢？”他立即问我。

“我想知道去‘智慧城堡’的路。”

我觉得我好像是在喊叫。

老人紧皱双眉，这使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孔显得更加沉重。当他再开口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不是对我失望，而是在为我担忧。

“伊莱亚斯,”他说,“我们实在离不开你,但你必须去‘智慧城堡’看看。你要立即动身，你还要穿越‘勇敢之林’。你的勇敢精神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不光是有森林里豺狼虎豹的威胁，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东西。我们将另选派一人到‘国王大学堂’学习。孩子，你必须在日出的时候就出发，不能犹豫，否则，忧愁就会袭击你，你将感到空虚，将感到无所适从，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感觉会日益严重。我把我的拐杖借给你，你回来的时候退还——不是还给我，因为那时也许我早已经去世了，而是还给另一个年纪最长的老人，也许是你的父亲，也许是你父亲的弟弟。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你，只有老人还记得你。伊莱亚斯，你必须去，因为所有那些试图了解那个陌生人知道的情况但是却

没有动身的人都遭到了不幸，同时也把不幸带给他人。现在，当你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你是不是决定还要去呢？”

这些情况使我感到突然，好像夏日雷电交加的暴风雨猛地向一群愉快玩耍的孩童袭来，无处藏身。我望着草叶，深思了好几个小时。我确信，那位老人家看透了我的心思，比我自己看得都要深，他说出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连我自己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的东西。我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禁不住要说“不”，但是，转而一想，老人家说的是对的。于是，我立即做出明确的回答，斩钉截铁地说：“是的，老人家，我要去！”



连续三天，我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去。除了发现一个黑影朝着我这个方向走来以外，一切仍然是那么熟悉。

我的母亲用新鲜的鳄鱼皮谨慎小心地给我包了一些腌牛肉。据说，鳄鱼皮包东西很严实，但我不怎么相信。当我搂着她吻别的时候，她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要流露出来，她每天以泪洗面，悲恸欲绝，直到在她的门口台阶上听到我的脚步声，或者在早餐的桌旁看到我的面孔时，她才会止住眼泪。在我动身启程以前，她千叮咛、万嘱咐，硬是没有说“不要去”。她本来是会那样说的，但她了解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的脾气。她本来可以强制留下我，然而，她没有那样做。

“用飞箭一般的速度前进吧，伊莱亚斯，早去早回。”她说，“我也想了解那个陌生人知道的东

西。”这倒是她的心里话。

当我离开的时候，我父亲情绪激动。那天晚上，他彻夜不眠，一直呆到清晨，篝火只剩下灰烬，偶尔还冒着星星点点的火光。他对付情绪波动的办法是，找点活儿干干。当我起床开始我行程的时候，他已经把我的长矛装点好了。这是一支漂亮的长矛，矛头是灰色花岗岩做的，矛杆是山胡桃木，点缀着棕色皮带和其他饰物。就在一夜之间，他显得苍老多了。当他拥抱亲吻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昨天我跟他和弟弟一起抱着木材回村的路上，他两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而此刻却显得黯然无光。

“儿子，像一个男子汉那样走吧！”他说。

在我走后没多久，我听到了父亲压抑的哭声，如果他知道他的哭声会传到遥远的路上，他将会推迟他的哭泣。不过，我倒喜欢听到这样的声音，它表达了父亲发自肺腑的哀伤，因为我知道，眼泪将冲淡父亲内心深处的离别悲伤。他将非常思念我，但他也为有这样一个不惧仆仆风尘、追求真理的儿子而感到自豪。父亲将纠正那位长者的错误观点，他将使全村人永远记着我。我知道这一点。

我热爱着他们。在我即将远去的时候，我更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是多么深深地爱着他们啊。橡树一

天天长大，我对他们的爱一天天加深。当我在路上看到一个黑影朝着我走来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他们，不仅思念父亲和母亲，而且也思念姐姐和弟弟。

仔细一瞧，什么也没有。我沿着小路走了大约三英里，碰到一座山岭，山岭上有个土丘，我爬到土丘上面。我想暂时避开那个黑影。这时，我感到饥肠辘辘。距离这个土丘大约一百步远的地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我坐在溪水旁边吃点东西。河水清凉可口，是佐餐的佳品。我用羊皮水壶灌满了水。我考虑躲藏在什么地方，等待那人走过去，但是，转而一想，如果我是一个能干的旅行者，我应当学会同其他旅行者打交道。

我握紧长矛，在河边等了很长时间，等待那个身影走过来。当我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我站起来，开始走动。我走得很慢，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山岭的最高峰。那个身影无处可寻，我立刻意识到，他大概在暗中监视我吧。我深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我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累了，但我知道，我还没有累得连路都走不动。我抬头望望前面，发现路上有新的脚印。我吸了一口气，竭力克制我的恐惧心理。我丢下那位长者的拐杖，用双手紧握我的长矛，仔细审视着周围的地区，慢慢地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编织得薄薄的长矛套子。脚印进入我左边的森林里，所以我转身面向那个方向。

“你好，朋友。”我说道。

没有任何回音。

我提高嗓门儿，又喊道，“你好，朋友！”

仍然没有回答。我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不敢移动。

这时，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余辉沿着西方的天际缓慢地隐没。我不能再站着不动了。但是，就在我要继续我的行程的时候，我身后道路对面的森林里有一个声音传来。

“你好，朋友。”这个声音说。

这个声音是低沉的、刺耳的，是男人的声音。我不喜欢这种声音。我急忙转身过来，看见一个黑影从进入森林大约 50 步远的一个长满藏类植物的土堆上走过来。他穿一件带有兜帽的暗灰色长袍，看不清楚他的面孔。

“你是怎么到那里的？”我问道。

“我一直就在这里。”他哧哧笑着回答。这笑声没有任何快乐的意思，只是表示由于在智力方面高我一筹而感到骄傲。

“但是，你是怎么到那里的？”

“当我看到你从那个小山丘的前面走下去的时

候，我停止了前进，朝我的右侧走了几步，给你一个印象，好像我从你的左侧走去，然后我走回头路，从小路的另一侧进入森林。这个办法很简单，但对我很有用。”

“你为什么躲着我？”我问道。

“当然是为了安全啦。你要知道，小心总是对的。既然说到安全，我倒要问一问，如果我从森林里走出来，你会不会用长矛刺我？”

“噢，不会的。”我说着，就把我的长矛搭在我的右肩上，像一根钓鱼竿一样。

“好。”他回答，同时摘下了他的兜帽。他的头剃得很干净。他的个子很高，至少有七英尺。他瘦骨嶙峋，像一根芦苇，他的脸色苍白，还带点黄色。看他的样子，好像已经老了，但也没有老到如此虚弱的程度。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他微微喘气的声音，不灵活的四肢咯咯作响，脆弱的枝桠被踩在他的脚下，发出嘎扎嘎扎的声音。这种声音令人恶心，有些反常，同此人的步伐有关系。他走得很慢，但并不是懒洋洋的。当他接近我时，一股发霉的、刺鼻的汗臭味迎面扑来。我猜想，他大概有一两个星期没有洗澡了。

“一只秃鹰，’我这么想着；“他使我想起了秃鹰。”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我叫伊莱亚斯。”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小路那边的村庄来的，你正在朝那个方向走。”

“噢，我知道了，”他说，“那是另一个村庄。你知道有人去那里找一个长得非常高的人吗？”

“不知道，”我说，“我没有听说过。有人在找你吗？”

他咳嗽起来，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由于他迈的步子很短，耗尽了他的大部分精力。“现在没有，但是，将来会有人找我。我想，不久，会有很多人找我。”

我感到心神不安起来。

“你是什么人？”

“你曾经听说过一个名叫尼士菲多尔的地方吗？”

“是的，听说过。”我说，“我在区立学校读书时，在一本书的地图上看到过。它在大洋的彼岸，我读过关于它的历史。”

“现在你知道了吧，我是一个学者。”

他咳嗽得很厉害，挣扎着呼吸一口气。他摇摇晃晃，后退一步，以保持平衡。“一个耍弄长矛的

学者。谁会教这玩意儿？”

我不再害怕他了。我向前迈出一步，扶住他，免得他摔倒。我看见他两眼无神，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他的眼睛在遥远的过去大概是炯炯有神吧，可是现在，他的双眼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光亮，只剩下呆滞的目光，茫然凝视着远方。他大概想起了遥远过去的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吧。我们村里的老年人认为不让儿童目睹死亡的景象，是不明智的，所以我多次见到过死亡的情景。很明显这个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很快就会死去。

“我好啦，”他说，“我……没事儿。哦，我很不舒服，我必须坐下。”

他坐在道路的中间，用两个手掌托着他的下巴，大口喘着气。夜间的空气是潮湿的，他每呼吸一次都很困难。

“你想知道我的名字,是不是?”他问道。

“是的,请讲吧。”我回答说。

“我活不长了,你是知道的,”他用疑问的语气说道。失败的表情爬上了他的脸庞，使他的嘴角下沉。

“我知道。”

“我的皮下有肿块。死亡的肿块，大概是这样叫吧。”

“肿瘤。”我用确定的语气说道。

“是的,有些人是那样叫。”

他说话的语调显得颇为文雅。过去，他的声音应该充满魅力，眼睛也一定是精光湛然的吧。

他继续说，“伊莱亚斯，你给我生一个火，好吗？”

“你是什么人？”我坚决地问。

“这个，我想并不重要，至少现在并不重要。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塞鲁里安。”

“不对……”

“对的。塞鲁里安，尼士菲多尔的皇帝。塞鲁里安征服者。所有的人都欢呼塞鲁里安。”他一面说，一面自豪地笑了起来，同时也带点儿自嘲的味道。他笑的时候，咳嗽了一阵子。他讲的是真话。我在区立学校的历史书上看过塞鲁里安皇帝的传记，他的眼睛过去的确是炯炯有神的。在传记中，他骑一匹高大的黑色战马，但他的脚几乎够着地面。我曾经以为这是一种夸大，是这位皇帝请人故意把他描绘得比别人高大一些，其实不是这样。如果画面其余的部分不夸大的话，我看到的将仅仅是年轻的塞鲁里安的影子。塞鲁里安年轻时，满头浓密的黑发，一脸长长的黑色胡须，皮肤黝黑，虎背熊腰。

我什么话也没有讲，坐在他的身旁，从背包里拿出打火石。我从路旁捡了些树叶和松针，用打火石把它们点着。我小心地摆弄着火花，直到形成火苗跳动的小火。借着火光，我找到了一些从树上掉下来的枝桠，把它们扔进火里。我从我的水壶里给塞鲁里安（我直呼其名，仍然感到别扭）倒了些水。他稍微好了一些，问我有没有吃的东西，我给了他一块腌牛肉。他吃不多，但足以使他恢复一些体力。由于生了火，我们“营地”的空气变得干燥了一些，他的咳嗽也不那么厉害了。

“伊莱亚斯，你喜欢听听我的故事吗？”他问我。

“我已经听过了你的故事，”我回答说，“你是在伊马利亚战斗中惟一生存下来的尼士菲多尔人。你回到自己的人民中间，招募了一支新的军队，打败了伊马利亚人，征服了利西亚，统一了整个地区，建立了尼士菲多尔帝国。你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

他皱起了眉头。

“过去人们这么认为，”他说，“你为什么在这条路上走，伊莱亚斯？”

“我是在寻找‘智慧城堡’。”

“在我的皇宫里有一幅‘智慧城堡’的油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